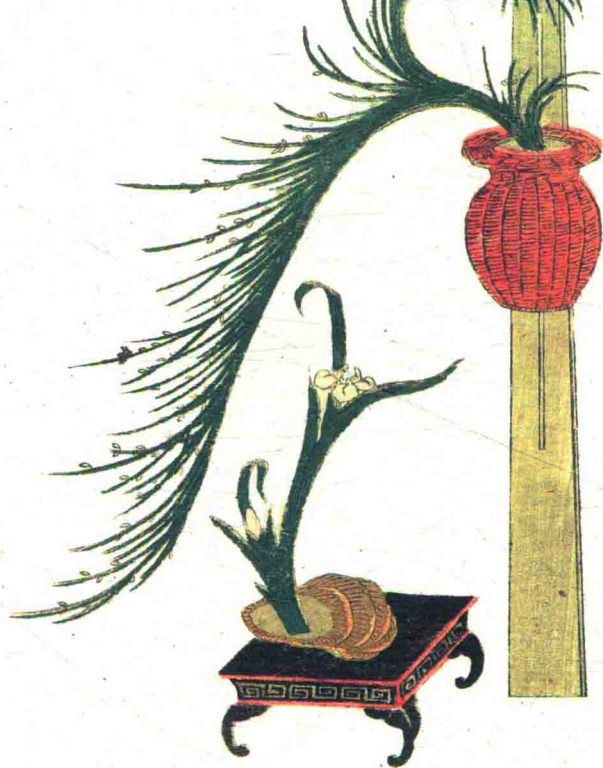


草木有灵的美好故事书



「日」梨木香步 著

家守绮谭

田肖霞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草木有灵的美好故事书

〔日〕梨木香步 著

家守绮谭

田肖霞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家守绮谭/(日)梨木香步著;田肖霞译. —上海:上海
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21-5281-0

I. ①家… II. ①梨… ②田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
本-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7000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-2014-186 号

IEMORI KITAN

Copyright © 2004 by Kaho NASHIKI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
Publishing Co., 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责任编辑:秦 静

特约策划:尹晓冬

装帧设计:董红红

家守绮谭

[日]梨木香步 著 田肖霞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 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93 千字

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281-0/I · 4167 定价:25.00 元

以下是学者绵贯征四郎的著述。

目录

- 1 百日红
- 7 六月菊（忘都草）
- 12 子午莲（未草）
- 17 大丽花
- 23 鱼腥草
- 30 王瓜
- 34 竹之花
- 38 白玉兰
- 43 木槿
- 49 沙参
- 53 野菰
- 58 红叶
- 64 葛
- 68 胡枝子
- 71 芒草
- 76 油点草（杜鹃）
- 82 野菊

- 88 杜松
- 94 日本山茶
- 99 沿阶草（龙之须）
- 105 柠檬
- 110 南天竹
- 116 蜂斗菜
- 122 菟葵（节分草）
- 128 浙贝母
- 133 胡椒
- 138 樱
- 145 葡萄

百日红

偶尔会有眼生的西洋草木绽出新芽，源自鸟儿的高空弃物，不过，这里原本是个日本风味的庭院。因为无人打理，棕榈、樟树、丹桂、杜鹃，以及茶梅、荷花玉兰，还有桧树、海石榴，以及灌木、杉树，都肆意地伸展着，极尽荣华。从前的主人在时，园丁定期过来，所以植物们都各守其分，漾出整洁平稳的氛围。若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，因为这里是我学生时代去世的朋友的家。朋友名叫高堂。高堂还在世的时候，我总是径自上到他在二楼的房间，不曾坐在客厅闲闲地凝视院子。高堂是划艇部的成员。他去和这儿隔一座山的湖泊划船，从此下落不明。毕业后，我写着卖不出去的文章，仍继续住在学生时代的寄宿舍。因为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，也无力负担搬家的费用。偶尔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得了稿费，其实还不够吃饭。所以我还在英语学校担任非正式的老师。校方也提过转正的事，但我觉得自己的本分毕竟是写作，不想往这方面过多地投入精

力，于是客气地拒绝了。如此一来，校长从鼻子里哼哼一笑，故作客气道，哪里，是我太失礼了，我不该把您给看低了。真是个性低下的家伙。我更加坚定了决心，要投身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，然而缺乏资本，做什么都难。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死去的高堂他父亲向我提出，因为自己年纪大了，想到出嫁的女儿家附近隐居，能否帮忙看家。他说只要住在这里，每天把窗户开合一下就好，并可以每月付我少许报酬。这话真是雪中送炭。正值盛夏，我倾尽几近干瘪的钱包，买了西瓜提在手上，走在夏蝉嘶声如雨的绿荫路上，去拜访高堂的父亲。事情在谈话间顺畅地商定下来，转年的春天起，我搬到了这里。同时，我辞了英语学校的工作。总算辞了。

说是侍弄院子的事情随意，所以我完全没动手。但不知是否因为这个缘故，草木的长势甚好。

家的北面是山。山脚下有从湖那边引来的农用水渠。家的南面是田野。田野中有从水渠引过去的农用水渠。农用水渠在半道上成了这个家的池塘。两开间的客厅附着 L 字形状的游廊^①，位于 L 字一角的柱子被安置在池塘中的石头上。隔着池塘，游廊的对面伫立着一株百日红，树干朝这边斜倚着。

邻家的女主人送了些颇费工夫的寿司手卷过来，说她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，还是第一次看见百日红开得如此盛大，她赞

① 日语中叫做“缘侧”(en-gawa)，是衔接室内和户外的外廊，在屋檐下，一般设有可以装卸的板门，近代则改为移动玻璃门，门打开后就形成了开放的走廊空间。

叹着回去了。虽说是偶然的結果，我内心却很得意。这原先并不是一株能这样开花的树。从客厅看的话是不知道的，转到另一面就能发现，百日红有个大洞，只是靠着面向客厅的一层树皮才好歹活着。

我本来想，不枯萎而弱弱地延续下去也好，可这株树竟是不负它盛开的名字，这是什么缘故呢。这树也被叫做猴刺脱树^①，树干果然滑溜溜的，摸上去感觉相当不错。所以，每当写文章不顺利，思绪虬结，在院子里转圈的时候，我便抚摸百日红的树干。这终于成了每天的惯例。我朝树干伸出手，从比头顶高些的位置滑动手心，便可以哧哧溜溜毫无阻滞，滑不溜手地一路摸到脚跟前。树皮的少许起伏也使得感触平添了趣味。但不至于是因为我的抚摸而盛放。这棵树不曾被工作急躁的年轻花匠狠狠矫正，大抵是种幸运吧。我的功劳在于把它从花匠的剪刀下解救出来。

百日红的花朵是比樱花更浓郁的高贵桃红色。花朵累累，风一起便轻轻地蹭着客厅的玻璃门。

昨晚一开始也是这样。

从傍晚开始，风雨就变得猛烈起来，本该装上木板套门，但我赖着没动，钻进了从不收起的地铺。到了半夜，玻璃门发出吱吱的声响。和之前的咔哒咔哒声显然不同。我随之醒来。

① 猴刺脱树：别名满堂红、紫薇。百日红宜于远望，树干光滑不易攀援，又名猴刺脱树。紫薇有一特性，如果用手轻轻搔它的树干，大地虽无风，但全树由基部到顶端枝全身摇动，似人怕痒，俗称怕痒树。本书皆为译者注。

是猫或是别的什么吧，我起初这样想。我打算放着不管继续睡，可那声响越来越大。到最后几乎像是整座房子都在作响，我忍不住起身点亮了煤油灯，去查看走廊的玻璃门。

浮现于油灯光线的玻璃门那头是漆黑的暗夜，风疾雨骤，仿佛在猛烈地搅动着黑暗。平时无论吹什么风，花簇都会碰到玻璃门，但这时百日红的簇簇花朵整个儿撞到玻璃门上，就像以某种巨大的力量猛地将脸凑过来。整根巨大的枝干挤上前撞过来，然后如同猛然退潮般向后退去，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那声音逐渐形成幻听般的声响。

……让我进去……

这样一来，我哪里还有关上木板套门的心思。首先，我可没有勇气在这样的风雨中开门。我回到客厅，重新把被子蒙到头顶，打算睡觉。我没熄掉油灯，把它就搁在枕边。终于，风雨逐渐敛息，同时，吱吱的声响又回来了。我以为那声音光是从玻璃门传来，注意到时，发现声响是从壁龛的挂轴那儿传来的。我可不是那种会带着挂轴的风雅人士，这是原来的主人留下的。是一幅绘有水边芦苇的风景画，其中，一只白鹭正朝着水中的鱼儿虎视眈眈。我只把脑袋悄悄探出被子，向壁龛看去，只见挂轴中的白鹭是一副仓皇逃开的模样，不知何时，挂轴中的风景成了雨景，其间有一艘小划艇划近前来。划船的人还很年轻……是高堂。船近了。

“怎么了，高堂？”我不由得开口问道，“你不是死了吗？”

“什么嘛，我趁下雨划船来的。”高堂若无其事地说。

“你是来见我。”

“是呀，来见你。不过今天没什么时间，”高堂站在小船上继续说道，“百日红那家伙，在暗恋你。”

“……哦。”

方才的怪事是这个缘故啊。我双手抱胸，闭上眼睛沉思了一番。其实我心里有点谱，但为了百日红的名誉，我不想说出来。

“这是我第一次被树暗恋。”

“树不树的，这话多余了吧。你是第一次被暗恋，这样说就足够了。”

高堂以和生前毫无二致的口吻调侃道。

“怎么办才好呢？”

“你想怎么办？”

他这样一问，我又苦苦思考起来。被树暗恋的时候该怎样，或是想怎样，我简直无从考虑。

“你可真迂腐，”高堂明显兴趣盎然，“那家伙看起来这样，其实相当喜欢聊天。你不时读点书给她听吧。或许她的热情过一阵也就冷却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无非是读书给她听，这和我的日常活动也没什么差别，对我来说无需勉强就能做到。

“那我做就是。”

“你做吧。我走了。”

高堂转过身，在雨中的芦苇丛间划动小艇，就要离开。

“高堂。”

我大声喊道。还有话想对他说。

“不能再见了吗？”

“我还会来的。”

高堂在渐渐变小的划艇上答道。挂轴中的雾气逐渐转晴，重又变回了原先的风景。白鹭也回来了，又凝固成原本的姿势。

那之后，我总在午后坐在百日红的树根旁念书给她听。我不再那样抚摸树干。百日红最初似有不满，但看得出来，她逐渐投入到书本之中。百日红也有喜好，遇到喜欢的作家的书，叶子的倾斜度像是有所不同。顺便一提，我读了自己的作品，她大为高兴，整个树干都颤抖起来。我觉得这很可爱。虽然出版商对我的稿子还没什么反响，但百日红的反应告诉我，不要枯萎，哪怕只是弱弱地延续下去。于是我常把收拾鱼剩下的内脏之类埋在她的根部。我想，明年如果能适可而止地开花就好了。

六月菊（忘都草）

罗汉松的根部日照良好，早春的时候，嗖嗖地冒出了像是马兰头的草芽。

“这是忘都草^①，过去这家的太太很喜欢。”邻家太太告诉我。

这一风雅的名字留在了心里，我想，它会开出怎样的花呢。就这样并未着意地等了一段时间，它果然开出了楚楚可怜的花朵。形状和野菊一样，却是远比野菊艳丽的浓紫色。

最近，我接连在杂志上刊登了两个短篇。因为得了稿费，便去车站前头商店街的肉铺买了肉回来。我刚提着一包肉迈步，就有只狗尾随而至。我“唏唏”地呵斥着赶它走，它却怎么也不肯离开。尽管被跟着实属无奈，不过提着肉走路不够慎

① 括号内是日语名称。因为日语的植物名别具风味，所以在正文沿用。以下凡有标题用括号的，都是日语的植物名称。

重，我便将肉顶在头上一路走回来。途中遇到附近的老大爷。他问我：这是什么咒法吗？我回答：我这是突然想起了异国的风俗。事实上，我没撒谎。只是，我并不是因为先有异国的风俗才这样做，而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想起了异国的风俗。

我把简易土煤炉和铁锅拿到客厅前方的游廊上，开始烤肉。大概是被烤肉味儿所吸引，挂轴忽然晃动起来，只听一声用力吆喝，高堂现了身。

“你又突然出现了。这次用不着下雨？”我问道。

“那是头一回嘛。任何事头一回做总是不得要领。一旦有了路，过来也就容易了。”

说得有理。我听到游廊边上有什么在咆哮，放眼望去，原来是刚才那只狗。它似乎是钻进门绕过院子来到这儿的。它可能害怕高堂，尾巴蜷在后腿之间，一边后退，一边发出低吼。

“呵，这家伙不错啊。绵贯，你扔给它一片肉。”

忘说了，我的名字是绵贯征四郎。

“这肉很珍贵的。”我明显地露出不快的神色。

“你就当我活着，当这肉是给我的。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不由怅然。

“给，这是高堂给你的。别叫了。”

我抛出一片肉，肉片飞到了百日红的根部。刚扔出去，狗便摇着尾巴跳过池塘朝肉扑去。

“现实的家伙。”

“畜生像它那样没什么不好。那家伙会待在这儿。你给它

取个名字。”

“这可麻烦了。我自个儿好歹才能吃上饭。”

“总能解决的。隔壁的女主人相当爱狗。她也知道你日子困窘，所以大概会设法帮你。”

“你不帮我吗？譬如让我写出杰作什么的。”

“我可没有那样的神通，”高堂极度缺乏兴趣地答道，随即又说，“名字叫五郎如何？征四郎之后是征五郎，这样太夸张了，所以把‘征’字去掉，就是五郎。”

“叫什么都可以。我可不给它造狗屋什么的。要是想睡，就在地板底下^①睡好了。我仅仅不赶它出去，倒不是因为你让我养它。”

吃完肉的五郎在附近嗅了一通，然后在百日红的根部开始往外刨土。大概因为那里散发着鱼内脏的气味。

“喂，你不能让它别闹了吗？”我烦躁地说。

高堂飞快地起身道：“别闹了，五郎。”

唔，高堂有脚。

这时，五郎不知为何突然老实下来，它走到游廊的底下，一蜷身趴在地上。

高堂满意道：“好，乖孩子。五郎。”

我一边观赏这情景，一边吃肉。

“可好吃了。你不要吗？”

① 日式房屋的一楼地板下有架空的空间。

“你这是向什么人说的什么话啊，我真服了你。我得走了。时间到了。”

说着，他重新进入挂轴之中。船似乎是拴着的。

“下次能不能多待会儿？”我朝他喊道。

“也许吧。”

高堂回答。五郎仿佛不胜惋惜地朝挂轴“汪”了一声。

没过多久，玄关传来响动，我走出去，原来是邻家太太。

“哦，那个什么，我多做了一些，所以……”

我一看，她拿来的是看上去很美味的炖鸡肉。我道了谢，她却不肯离去，显得有些慌乱。

“我觉得刚才好像听到了狗叫声……”

这时，五郎恰到好处地摇着尾巴走了出来。它满面笑容。如果狗具有所谓笑容的话，那就只能是它这副表情。

“呀，真可爱。您养了狗？”

“哎，不，我没有那样的闲钱，可事到如今……”

“请积些功德吧。”

太太一边抚摸五郎，一边脸色严肃地对我点头道。我终于醒悟过来，这鸡肉原来有一半是归功于五郎啊。

“在这个家听到狗叫声，可真是……之前的老爷讨厌狗，这家的少爷可怜见的，总来我家逗弄我们当时养的狗。”

她所说的少爷，是指高堂吗？

“是啊，是去世的……对对，他确实曾和您同窗对吧？这只狗的名字是？”

“哎，我在想，叫五郎怎么样。”

“咦，五郎？”

太太的眼睛一亮。

“和我家从前养的狗同名！哎呀呀，世上竟有这样的事呢。

这可就没法把它当外人，不，外狗。这样啊，你叫五郎？”

太太用脸蹭了蹭五郎。原来如此，她的确相当爱狗。

傍晚，我分了一半鸡肉给五郎，随后我做了件不像自己的事，摘了一株忘都草。我把它插进家里倒在地上的带缺口的花瓶中，放在壁龛的挂轴之前。

这样啊，高堂，你曾想把五郎养在这个家里。我不出声地自语道。